

季特教授觀點的英國合作運動史

黃建森

一、引言

合作運動史之研究，至關緊要，特別是季特教授的精闢觀點，更是難得。古人有言，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我想兩者皆佳，今生也一直喜歡此一生活模式。「讀書最樂，為善便佳」，是古今文人雅士所喜愛。這一生說來，回顧來時點滴，行萬里路應已達標，讀萬卷書，則可能有待努力，倒是近年已然將合作經濟名著一一拜讀，並寫下心得。在俄烏戰爭瀰漫殺氣之中，讀一下我們季特教授的大作，也是書生的一種療癒方式，我心歡喜。不過，這個世界也未免大亂了，真叫人不敢相信，畢竟是人心之作用，而且一直趨向負面思維，太可惜了。且說今日哈瑪斯突襲以色列，啊！禍害太大了！

手中持有中國合作學社發行、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印行的「英國合作運動史」(Chares Gide 原著，吳克剛譯，1990年元月，台初版)，但知該譯本早在193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，在兩位先師鄭彥棻理事長、吳克剛教授及孫炳焱教授之積極推動下，獲准重印問世，十足難能可貴，今日再度舊作新閱，十分感動十分欣喜，終乃寫下如次一點心得，感恩前人種樹，後人才有得乘涼。不過，當下種樹者不多，想乘涼者也很少，因為都跑去吹冷氣了，主要係冷氣比較涼，利之所在，無所不去。

本文之研撰，取材並立足於季特教授的卓越觀點(註一)，值得一提的是先師鄭彥棻及先師吳克剛教授，皆出自季特教授門下(樓師佩蘭更是季特教授的愛徒)，我則是其再傳弟子，職是之故，今日再筆，豈非因緣殊勝與有榮焉！憶念昔日勤工儉學，孕育世界領導人才與傑出學者，今日處境，雖經濟優渥，惟歷練淬勵之功力有別，我輩誠引以為愧哉！此誠為肺腑之言。

*黃建森現任本刊總編輯。

季特教授的大作之中，內容涵蓋七章（註二）：

第一章 羅虛戴爾以前的合作運動。

第二章 羅虛戴爾公平先驅者。

第三章 何瓦斯剩餘分配制。

第四章 社會主義的影響。

第五章 批發合作社。

第六章 消費者組織生產。

第七章 聯合主義與個人主義。

筆者早年即翻閱拜讀季特大作，充其量也屬走馬看花。今日希望再加引介，即便是三二人讀之，亦見其正面效果。基本上，以季特教授紮實的經濟學根基與研究，英國合作運動史算是其學術研究的經典小品（如果連鎖論是深邃大著），由小看大，見微知著，更知季特教授之偉大貢獻。想想當年樓師佩蘭邀請季特教授共嚐一碗燕窩，加上香榭大道的戶外咖啡（本以為戶外比較平價，可以省錢），師生情誼終將流傳千古，我以恩師為榮耀，至少歲月久遠，情意綿延，仰佩十分。再回顧我追隨樓師腳步，細聽樓師往日之述說（註三），也曾去香榭大道品賞一杯咖啡（大概沒有五大莊園或達人心目中的藝伎紅標之貴），已然是 1990 年的往事。本文之撰寫，不在於分章論述，而係試圖探究大作之精華，力求融會貫通而後摘記，或有助於我合作經濟愛好者之參酌，並就教於合作先進，是所至盼。

二、季特教授之基本主張與理念

季特教授是百分百的經濟學家，完完全全出自經濟學領域，卻對合作經濟與合作哲學一往情深。消費合作、合作化社會與連鎖哲學，令我十足讚嘆與仰佩。氏先天性地反對資本主義，反對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，社會出現財富分配不均，功利主義橫行、經濟道德淪喪等等亂象，呼籲大眾「利己」之餘也別忘「利他」。季特教授仰佩合作之父歐文（早季特百年），讚嘆歐文組織「合作新村」的思想；亞當斯密（早歐文百年）鼓吹道德哲學，給經濟學

挹注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養分；誠如樓師佩蘭所言金句，合作經濟即道德經濟，賢者所見相同又一例證。令人比較遺憾的是樓師之外，除了先師吳克剛曾說合作經濟是道德經濟，我似乎從未聽聞有專家學者特別強調此一理念。至多僅認為合作經濟重視道德（註四）。

恩師吳克剛教授追隨季特教授，吳師讚嘆季特是了不起的經濟學家、合作理論家、最努力的合作運動者，尼墨學派的首領、新合作主義的建設者。季特指出，合作運動是平民運動，成功的關鍵不一定是「競爭」、「合作」也可以進步，不一定是「資本主義」，推行「合作制度」也可以發展實業。「互助」可以改造社會，人只要良心發現，當知資本主義社會的後遺症是如此的不堪，我們沒有否定資本主義也存在優點，只是缺失特多。季特教授的大作「合作主義」（協作）、「消費合作社」（消費協社）、經濟學原理、經濟學初步、經濟學說史，已然或多或少指陳人類社會可以仰賴互助、合作，開創不同於資本主義樣貌的大社會。先賢先賢偶互助、合作，當今大類社會相互杯葛、對立，豈不令人為之扼腕。

吳克剛教授指出，吾人研究合作，理論原則可以放在後面，合作運動史可以先行探討，因為合作運動發達之後，所謂合作原理、合作理論、合作主義與新合作主義才逐次產生。「史」的研究，大家容易忽略，其實它是十分重要的，不過，當下的大學教育，就社會科學領域言之，「史」的研究已然被AI、AR、VR等等人類的新科技所掩蓋與淹沒，我也不知是禍是福，是聰明抑或愚笨，但是，我對此是十分有意見的，因為一切學識之根基在於「史」。2023年7月26日，施振榮先生指出，AI猶需依賴人才，我們的社會依舊缺乏人才，AI畢竟無法取代人類，此誠大智慧之言，既然缺乏人才，那麼必也五育十力兼修，知左亦知今，方可成就其為全方位人才，蔚為國家社會之用，淺見以為，這是毋庸置疑之事。未來世界也必須倡行人本，重視人性，方是人類社會與宇宙共存的正道，試想缺乏人性的社會，活在那個當下空間，本來不具任何意義。

季特教授和一般專家學者有所差異，氏一生知行合一，不尚空談，氏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是創設蒙伯里葉遠見合作社，親兼社長，主持一切社務。

當年反對合作的人不在少數，甚至有異議份子試圖謀害他，氏不為所動，一心勇往向前，滿身充滿合作的 DNA，真是人間罕見的合作大師。

季特教授的大著「政治經濟學原理」，奠定了他在經濟學領域的學識地位。1885 年，氏在尼墨平民經濟學著演講「傅利葉的預言」，此為第一次的合作演講。季特慧眼識英雄，儘管傅利葉被時人譏為「瘋子」，季特卻十分推崇。先師李錫勛教授告訴我「合作運動是傻瓜運動」，因為傻瓜才一味付出，付出，再付出。事實上，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很聰明或很精明，合作運動必然停滯不前，觀察世界經濟社會脈動，特別是人類社會，實際上最不缺的是聰明人，聰明人的定義是什麼，自利掛帥，利之所在，趨之若鶩者也！今日但思李師驚人的格言，實乃聖賢之名言也！弘一大師力倡「吃虧哲學」，大抵與之異曲同工，季特教授當不反對此言才是啊！

季特教授眼光獨到，氏讚嘆 28 個窮工人，竭力組社。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威制壓縮之下，竟然膽敢反對競爭，主張合作；反對工錢制度，主張勞工解放；反對商人圖利，妄自開店，簡直笑掉正統經濟學家的門牙，太不自量力了，季特教授放下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尊嚴，大力鼓吹合作，屢屢被指為思想的叛徒，經濟學雜誌從此拒絕刊載氏之論文。不過，季特始終認定合作制度是有理想的，可行的，後輩合作主義者也表示十分支持，我個人始終認為，季特教授之所以偉大，在於他具足聖賢的慈悲與智慧。

季特教授主張合作主義，推動合作主義綱領，且見諸多論述。氏認為，合作真正之目的。在將生產工具與經濟權力，從現在的所有者（生產者）手中奪回，交到消費者手中，力求對現有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之改造。探求季特教授的一生，入秩晉三之年，猶擔任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名譽教授，依然講授合作，一生宣導合作，一生組織合作，令後輩世人由衷仰佩。我今生教過社會科學與商管學科的子弟，大概只有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時期培育出來的張森宇總經理、林煌喬博士及李儀坤博士懂得農業合作與信用合作制度之精義，其他子弟所知則十分有限，缺乏深入的論述，殊為可惜遺憾，堪知合作教育效果緩慢卑微。平心而論，在學識殿堂上，我並非合作人（註五），僅僅在淡江大學大部分時間以合作經濟學系任教 2 年，經濟與金融為授

課主業，兼及藝術與宗教，是故，作為季特教授的再傳弟子，我是不稱職的，我也引以為愧。幸運的是在信用合作領域中，仍然能夠揮灑一下，我經常試圖拋磚引玉，憾乎成效十分有限，合作研究之路相對是孤單的，可能人與人之間不容易真誠合作是主因之一。

三、季特對英國合作運動史之論述

吾人了解，英國是世界上產業革命的初發國，世界各國的合作運動，也首度發生於英國，比起其他各國，至少早個四分之一世紀。季特教授指出，1844年12月21日，係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（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）正式成立之吉日，這是合作主義者人人應當記住的日子，合作運動誕生於英國，這是人類合作運動史之大事。讚嘆合作！讚嘆英國。想當年，部分法國合作界人士指出，合作運動始於法國，季特認為，我們不能掠人之美，英國合作先驅的確了不起。

季特教授指出，經濟條件影響合作運動是必然的，也是不可忽視的。合作運動之所以首見之於英國，原因也十分簡單，因為資本主義，近代工業、機械生產皆始於英國；再者，1760年1850年代，係勞工史上的黑鐵時代，當年英國的工人最是貧苦，肇因於英國工人之特別貧苦，英國的合作運動乃能先於其他國家，我們習慣說的一句話，「合作運動出自平民的肺腑」（我接近合作，聽到這一句話，得力於碩導尹合三恩師之啟迪），這一句話，的的確確道盡了合作運動之真諦。

回顧1844年12月21日，羅虛戴爾公平先驅者開辦他們的合作社，規模小小，可能還引來頑皮小孩的譏諷辱罵，季特教授指出，當年這些小屁孩一定無法了解，百年之後，法蘭西學院諸大教授們及世界各國成千上萬的專家學者，始終不斷地讚嘆這個平凡但是不失偉大的日子，先驅們合作互助的精神創造了嶄新的時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當年的合作先驅大抵皆為「織工」，因為他們最清苦平實，工錢最少，籌組消費合作社可以解決部分消費與生活問題，仰念28位織工先驅、合作先賢，他們是了不起的工人。貧困並沒有阻

礙他們的想像，他們創造了社會運動，創造了一個主義、一個綱領，和我們學識界引述研究的社會學說可謂十分契合。季特認為，當年歐美許多社會主義者與經濟學家，對於羅虛戴爾合作綱領所知十分有限，甚或毫無所悉，實乃自羞之事啊！我們當下的社會，除了合作界及合作事業愛好者，大抵也是似懂非懂的居多。我竟然無意中發現，因為世人愛發財，「你不理財，財不理你」之調盛行，而我們的合作運動可能比較缺乏發財細胞啊！事實上，我們的信用合作社也充滿發財 DNA，也可以為社員及社會大眾精準理財的，只是我們不刻意強調發財與利益，我們合作社更重視「服務」。

先驅者合作社「小而美」，也許規模太小，本身未具足「美」的要件，不過，合作社由小而大，販售商品由少而多，一步一腳印，逐次追求成功，第一年初營運，社員僅 74 人，業務量也很小，真是英雄好漢不怕出身低，可憾的是，後繼乏人，合作社進展十分有限。不可思議的是同一社區竟然出現一個「敵對」的合作社，顯然瓜分了合作社潛在的社員，真有屋漏夜雨之處，他們故意分離的想法與作法，季特教授斥為「無恥」，因為他們這一群後繼者「忘恩負義」，蝦蟆巷的老社址（合作聖地）引不起他們的關切，反而將之推送給「商人」（也許缺德），溫文儒雅如季特，竟也表達心中無比之憤慨與不捨。我理解合作先驅也有脾氣的，他們堅守合作陣容，寸土不讓。反觀當今人間社會不也常見「我不想和你合作」的偽合作者，猝然想起博導先師吳恪元教授的話語，「口是心非不可怕，口蜜腹劍才厲害，聽其言不足信，還得觀其行」。古今中外，人間是非若此，當年英國合作界竟也無法倖免。引發季特教授無比之惆悵與忿怒。還好 1925 年，英國全國合作聯合會將之買回，再轉贈給羅虛戴爾合作社，做為先驅者博物館，真是好事多磨，皇天也不負苦心人，但知人心互異，即便今生稱兄道弟，或親兄親弟，未必全然真心，此正印證佛家的貪瞋痴慢疑之說，畢竟一介凡夫，何況是泛泛大眾，實在不敢也無法過度期許了，顯然地，真正（非口頭式）的合作主義者是個例外。人而能片真心，始終如一，非聖即賢也！人生偶遇一聖一賢，即屬十分榮幸，樓佩蘭與吳克剛教授，應屬聖賢之列了。當然，他們的恩師季特教授更加偉大！師徒皆合作之光。

羅虛戴爾合作社研擬的種種原則，已然大多數成為世界合作運動的憲章或規範，消費合作社剩餘分配制即其要項之一，在折衝探討過程之中，最主要者有三，其一，社員均分；其二，依社員個人出資多寡為比例；其三，以個人購物多寡為比例。平心而論，上述三者，皆有其立論基礎與基本理念，合作社的本意在於按交易部分配盈餘，因為盈餘實即合作社對社員交易時之「多收」，多收的部分仍舊返還於社員。

在經濟上，合作社始終並不贊同「利潤」的說法，此一論述，正與資本主義相左，可謂雙方直球對決，合作社一路走來實在有點辛苦。不過，合作社得保留一部分盈餘，用於「公益」與「慈善」事業，此等立意非常可貴，台灣的合作社表現十分卓越。

基本上，合作社、合作制度是站在資本主義的對立面，偏偏眼下的經濟大社會是資本主義的舞台，世界大多數人類在資本主義之下過著相對富裕的生活，經濟學家也不否認，資本主義創備的組織與制度，比社會主義強太多了。經濟學家認為，資本主義社會提供更多的創業與就業機會給社會大眾，合作主義呢？偉大的經濟學家除了季特，甚少有人提及合作主義，在台灣，自認為正統的經濟學家，是不談合作與合作主義的，他們不懂，也不想懂，甚至小看合作制度，帶有一點異樣的眼光，這個我們合作界一向不甚了解，事實的確有點慘酷，至少，我個人半個世紀研究合作經濟，我的理解正是如此，君若好奇，可以直接翻閱先師施建生教授及陸民仁教授的大作。難怪季特教授曾說，「別了，不要把我忘得太快」！季特教授是真語者、實語者，試問我們年輕的朋友，有人記得樓師佩蘭、尹師合三、吳師耀炳否？肯定不多啊！再過二、三十年，那就更加稀少了。關鍵問題在於季特教授深切了解，合作制度的某些精神與特質是可以有效改善資本主義制度之缺失，他老人家不得不再三叮嚀，大家不要忽略合作。

合作之父歐文，一般稱之為社會主義者歐文。季特認為，歐文沒有真的做一個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，他還擔任過紡紗廠經理，不過，當時在英國，「共產主義」與「合作」視為同義，顯然地，當年的共產主義與當下大國的共產或社會主義不同。好在英國合作運動與羅虛戴爾合作社之基本精神，

並未強調社會主義，對於任何政黨、教派、社會派別，無一不是「嚴守中立」。大抵言之，章程之中，不明示順從社會主義，不贊成階級鬥爭，不強迫社員加入社會黨。依個人觀察當年的合作運動者果真在「大社會」中討生活，關心「大社會」，真的想得多，想得大，想得美。若以台灣任何一個合作社社員的觀點言之，台灣的合作社社員入社目的與目標或理想，小得多，也簡單多了，我們真的活在「小確幸」氛圍之中，農民只求多賣一點價錢，消費者也許只希望少付一點新台幣，就這麼單純與簡單。台灣的全聯，它不再是合作社，它是公司。超級商場，不過，它的價格策略或產品定價模式，倒是比一般超商來得平易近人，比較接近之前的消費合作社，這一點我個人十分贊同！全聯讓消費者「少付」了！

再者，英國合作運動是成功的，批發合作社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季特教授特別讚賞曼徹斯特批發合作社。此外，合作聯合會也值得一提，批發社屬經濟性、商業性組織，聯合會屬精神性、知識性組織，各司其職，分立而協商合作，共謀合作大業。若以台灣為例相互對照，則信聯社屬於經濟性組織，合作事業協會屬於精神性組織，兩者皆不可或缺。借鏡英國合作運動史之發展脈絡，可以支持台灣合作制度之建構，視為合作運動與組織發展的寶貴經驗。

四、結語

知今不知古，謂之盲瞽；知古不知今，謂之陸沈（東漢王充）。鑑古知今，十足重要，繼往開來，不可或缺。「監前世之興衰，考當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惡，取是舍非」（北宋司馬光）。吾人對社會科學相關「史」之研究，大抵著墨少於理論、制度與實務層面，合作經濟也不例外，依個人長年觀察，兩岸的合作經濟學者皆缺乏研究與論述。

有幸掇取先師吳克剛教授，譯「英國合作運動史」片斷文字，約略描述其中部分要點，掛一漏萬在所難免。歸結本文之淺鮮探究，得到五點結論：（一）讚嘆季特教授立足經濟學角度，對合作經濟具足全方位之論述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為合作經濟理論奠定基礎。

- (二)了解合作運動始發於英國的經濟、社會環境，特別是英國面對產業革命滋生經濟社會問題，合作運動之興起，有其必要性與必然性。
- (三)合作運動雖然無法對抗資本主義，但是合作制度之優質性與適切性，依然可以在資本主義瀰漫的大社會每一個角落「發光發熱」。
- (四)未來的世界，資本主義依舊掛帥，因為財富的魅力無法擋；社會主義屈居亞軍，緊追在後；合作主義理當學習如何在「資社雙雄」體制下維持一股清流與光芒（註六）！
- (五)面對口舌是非多元對立的經濟社會，合作化社會充其量只是一種理想或理念，我們看不見它在人間的實現，因為汎汎大眾之中，只要有三個人，至少有兩種意見。

任何人大抵無法將「合作帽子」強戴他人頭上，其需要更多的協商與讓步。儘管如此，並無損於吾人對季特教授與合作主義者之尊敬，因為思想是可貴的，情感是尊貴的。

註釋

註一：我個人偏愛季特教授的合作經濟理論與連鎖哲學，是故，對於合作經濟理論與連鎖哲學著墨較深。早年先後以「合作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」與「合作經濟學說之研究」，通過教育部副教授與教授資格，可能當年太年輕，曾被同行的學者勸退，殊不知禪宗精進之道「已伸不縮、已進不退」，當然，我始終勇往直前，一步一腳印，絲毫不懈怠。更早之年（1984年），我也曾先以農業經濟論著申請文化大學副教授資格，承蒙母校栽培，一下子通過我的申請，當年也有同行資深教授勸我退出寫作，並指出有高人正準備研撰，說來是巧合，還是人性，對我並不重要，我對合作與農業經濟的愛好，一如往昔，惟當年的高人寫作並未誕生，顯然是信口開河，令人不勝唏噓！今日書此，讀者們當知，即便是做一件好事或有意義的事，其間容或少不了杯葛或阻撓，人性、人心果然莫測，我一生不做這種事！也沒有這種壞細胞，只期盼我們

今後在推動合作或經濟金融學術研究之際，再也不要出現任何干擾或阻礙，心想大加鼓舞，不見得有所成就，何況百般阻撓，不就斷送別人的去路。不過，今日試想，鼎鼎大名如季特教授當年，都有人試圖加害於他，我等後輩受點委曲也是恰恰好而已，難道這就是人生的另一詮釋！居士如我並不認同。

註二：拜讀季特教授的大著，吾人可以了解季特教授博學多才，學問多元化與全面化，氏的大著中，對於合作制度與合作運動之解析，大抵涵蓋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管理及政治層面，甚或評論當年歐洲國家與社會的政治、主義、思想。在季特的心目中，合作社是一個多功能的組織，他的終極目標不在單一或小小的合作社，而是「合作化社會」、「合作共和國」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與薛仙舟先生受其影響至深且大，乃有民生主義、合作共和之論述，先師樓佩蘭教授不遑多讓，對合作共和、合作化社會亦頗多著墨。

註三：樓師書法十分獨到，當年我們在研究所讀書，學分修滿之後，難得有機會當面請益，樓師總以墨寶致函聯繫，稱我們學生為「研究員」，十分可貴，知其厚愛，乃請示老師的人生哲學，師道「能吃、能喝、能睡覺、能忘記」！我牢記在心，平日心安理得，無掛無礙，自能好睡；師友相處，不互攀比，寵辱皆忘，自能忘記，忘記人間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，若此，方能帶動或帶領一個群體，我們合作界領袖或從業人員也許更加需要此等涵養，徹徹底底落實人與人間的「休戚相關」，容或更有利於推動合作事業。

註四：尹樹生教授、湯俊湘教授等人在其論著上，多次提及合作社重視「道德」，不過，一般讀者恐怕將之視為公民課程的道德灌輸或理念宣導，事實上，合作經濟是道德經濟之落實，在於正義思想之貫徹與公平價格之實踐，它是十分嚴肅與正向的課題。

註五：學術研究是具足意義的一條正路，不過，仍不免如同國際政治舞台之「拉幫結派」這是人之常情，也可以或必須欣然接受才行，基本上，近半個世紀以來，經濟學領域經常推陳出新，而合作經濟有關論述則

少見突破，原因在於專家學者之間缺乏真正的「合作」與「互助」，人少力量本來單薄，欠缺合作更難發揮。我們的台灣，再也難以（或者說不會）出現「東方季特」（樓師）與「東方佛格」（尹師）了。合作理論基礎未臻健全與發達，合作事業或制度發展自屬有限，這是我多年研究合作制度之淺見，是我半生對合作事業的關心，也是我內心的一分兢兢。不過，個人見證台灣合作事業之生命循環，對合作界人士之努力，也敬表由衷之仰佩。

註六：不論任何觀點，我個人認為，地球村裏頭的資本主義，依舊掛帥，社會主義緊跟在後，競爭中有合作，合作中有競爭，競爭中有鬥爭，鬥爭中有競爭（美中大國角力屬之）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（外交角力如是），完全是人類「對立意識」之再現與縮影，這是沒有辦法之事。今後，大到俄烏戰爭，小到人際交流，恐怕在在出現對立現象，這是人性天生的缺憾。我們熱愛的合作主義無法取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，能當「老三」也屬幸運。個人以為，我並不是悲觀，只是務實的表現。我期待世界合作運動能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交織的大環境中，發揮本具的功能與作用。文末，讚嘆季特教授等合作先驅偉大的付出與貢獻，先驅先賢的偉大思想與成就，始終支持我們們對合作事業抱持正面的思維。